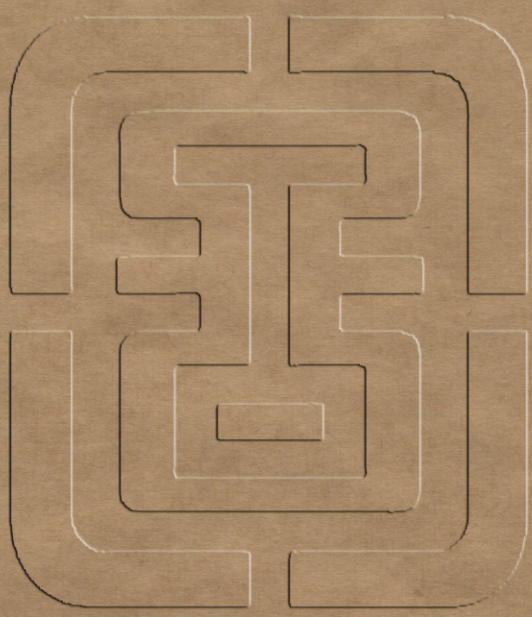




1140 134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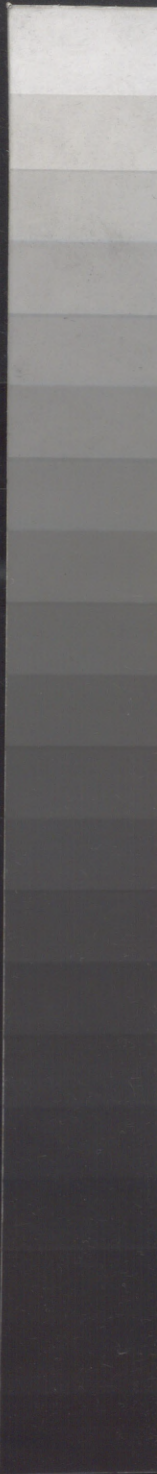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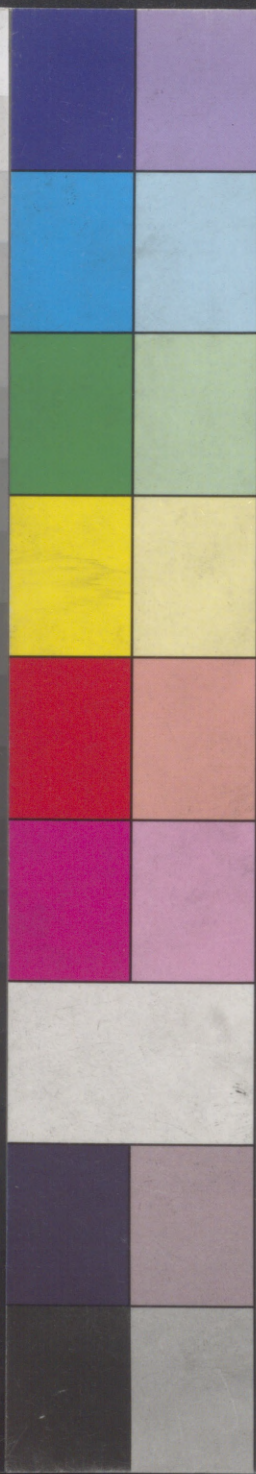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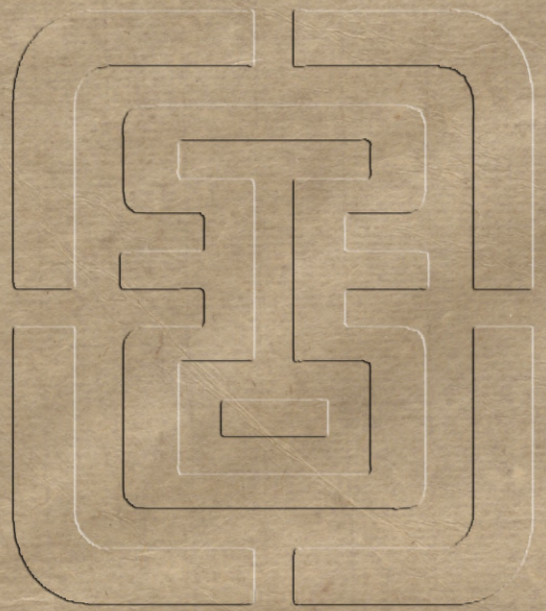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八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五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十五

大誥第七十

今文尙書十二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乃御事

案偽孔傳以王若曰為周公稱成王命鄭君注以王為周

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二說不同今攷禮記明

堂位正義引王肅注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則偽傳實襲王

肅之語肅治古文尙書用古文家說者鄭君以王為周公

從今文家說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

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彼注云天子周公也蓋記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即公攝矣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亦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明周公攝王位固權稱王矣若謂周公述成王命以誥則當如多方篇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篇先言周公告後乃言王若曰而此文不然則王實謂周公無疑也江聲云命大事則權稱王者見周公不欲終於爲王故平時不常稱特以大事之命必自王出故權稱王耳權稱云者明不正稱也

三國蜀志諸葛亮傳陳壽曰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攷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

其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曰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遂舉兵并東平立嚴鄉侯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矯攝尊號莽聞之大懼曰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於女卿大夫元士御事

案王莽依周書作大誥其文道在大誥下攷尙書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是古文今文皆同僞孔本作猷大

誥爾多邦非是莽時尙書今文列於學官古文藏於秘府其所依仿者乃大誥之舊文是可援以究大誥之文誼矣尙書正義云鄭王本猷在誥下是其本亦同於馬特作猷作繇各有不同段玉裁曰繇猷古通爾雅釋故迪繇訓道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雅釋文云莫一作謨師古注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李善注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繇應劭注翟傳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非應之誤偽孔傳所本喬樅謂馬本作繇鄭王本作猷當是古今文之異

或讀從古文或讀從今文故有不同三家之本容亦不同各隨字解之故誼亦異應劭注漢書是用尙書家師說非劭之誤解觀劭注漢書云御事主事也攷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云所引書者大誥文也鄭解御字與應劭同此可爲劭注用書說之明證矣乃與爾皆訓爲女莽大誥云于女卽越乃之訓詁代字也詩思齊鄭箋引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亦云大誥文今隸古本作越爾御事蓋鄭君注詩及禮所引尙書皆援今文耳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

不弔天降喪於我家弗少延

漢書翟義傳莽作大誥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傳丁董○師古

曰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

案偽孔本尚書喪字作割弗字作不以延洪二字連文讀
不少延洪為句釋文云割馬本作害馬讀弗少延為句正
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據漢
書莽作大誥文亦以洪屬下讀則知今文尚書皆與古文
句讀同偽孔傳延洪之訓誼殊非是古無此訓也段玉裁
曰偽孔傳以弗弔為不至莽大誥作不弔天降喪蓋如左
傳昊天不弔之解非訓至也馬鄭皆不少延為句莽大誥
亦云洪惟我幼沖孺子惟偽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

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厯服弗遭慙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

漢書翟義傳曰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厯服事
予未遭其明慙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
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厯
服行政事予莽自稱也言不遭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
姓於安蓋為謙辭也

案師古注漢書與偽孔傳誼有不同當是襲用漢人服應
等舊注之文舊注多本今文尚書說茲故竝載之尚書正
義引王肅注以洪為大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

與繼文武無窮之道與漢書合造作遭者呂刑兩造具備
史記作兩遭具備是造之誼為遭莽以訓詁代經文也段

玉裁曰造莽大誥作遭蓋今文尚書本作遭字下文予造

天役亦作予遭天役馬云造遺也見釋文遺字正遭字之誤

馬用今文注古文也格莽作往

熙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傳前人受命茲
不忘大功予不敢閉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漢書翟義傳曰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

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

降威明用甯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

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師古曰熙嘆

辭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

威明猶言明威也紹承也

案熙隸古本尚書作已偽孔傳云已發端歎辭也段玉裁

曰已熙皆即今之噍字莽大誥作熙者此今文尚書也敷

賁尚書釋文云賁扶云反徐音憤按偽傳以敷賁釋為敷

布大道則是讀賁為墳今據莽大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

奔走疑今文尚書無敷字而以賁同奔蓋今文家說然敷

前人受命莽大誥作以傳近奉承高皇所受命按今文尚

書敷多作傳如傳納傳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尚書必作傳

故莽云傳近亦今文家說也莽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此即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甯

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即經之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文尙書作比又按于字今文尙書既必無之矣而偽孔傳云閉塞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尙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

案此詔即用大誥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攸濟之文也據此今文家既讀濟字句絕則下文當讀賁傳前人受命為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所受命也賁與奔古通用應劭風俗通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是賁即奔矣

說苑辨物篇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陽向陰上隆象天

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虵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甯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魏三體石經大三體僿古龜隸

案此見於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既具三體則今文亦在其中大僿龜三字即尙書大誥之文也

三國魏志注明帝詔曰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劭作策命魏公曰朕以眇眇之身託於

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

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粵茲蠢古文蓋人史周書

漢書翟義傳曰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

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

案說文蝨部云蠢蟲動也从蝨舊聲載古文蠢从𠂔周書曰我有載於西王鳴盛曰攷周書無此文疑即此有大艱於西土王莽改作有大難於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說文以載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西人而西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作載者張揖廣雅釋詁云載出也玉篇戈部又作載云充允切亦蠢字郭忠恕汗簡亦以載為蠢至隸書變替為春遂作蠢矣

魏三體石經粵

三體 茲 三體 載 隸 並存 茲 並存 載

案此見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段玉裁曰古粵越通魏時尚書蓋皆作越而載字據說文則為古文不

知何以魏時隸不作蠢而作載也說文蠢字下引周書曰我有載於西此許引古文大誥記憶之誤也如或籒或咎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今文尚書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尚書同絕無我有載於西之句載字壁中初出時安國讀為蠢既以今字改之矣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誕敢紀其序天降威知我國有些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漢書翟義傳曰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誕大也些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

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些讀與疵同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腆謂小國也又引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江聲曰莽擬此經作詒惟此條特異蓋莽心懷姦詐假託周公實與周大相反翟義劉信爲漢起義兵與管蔡武庚之叛逆亦異若謂敢紀其敘則是興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誅矣故變言犯祖亂宗之序又翟義劉信實扶漢室不得謂其鄙我漢國故變文言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莽窮於詞詒故支吾其說正竊此經之字而意實乖異此則不可擬以推求經誼者也喬樞謂今文尚書文字多與古文異者此經今文疑是作誕敢犯其序犯字與紀形略相似故

莽詒云誕敢犯祖亂宗之序敘序古相通用也段玉裁云尚書釋文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至字當亦主字之譌按說文數主也尚書正義引王云腆主也此王謂腆爲數之假借也數經書多作數按說是也

尚書大傳曰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注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尚書大傳云云卽此經所言知我國有些曰予復之謂夫也些古文尚書作疵正義引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是鄭本作疵也莽詒兼以訓詒申說取其明暢易於曉人故

云有些灾也

今蠢今翌日民儀有十夫予翼以于救甯武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粵其聞日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宗室之僞及獻儀者其謀圖國事終成其功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案儀字古文尙書作獻獻與儀古音通轉段玉裁云如大射儀注獻讀爲沙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郊特牲注獻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犧或从金獻聲作鑿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兩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

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以古文改之如王莽傳引書舜讓於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嗣是班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引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饗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尙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矣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後又云宗室之僞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已甚明翼僞孔傳訓佐莽誥作敬今文家說也山井鼎所載足利古本救皆作撫按撫卽改字說

文故撫也从文亡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國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卜吉予惟以爾庶國于伐殷通播臣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漢書翟義傳曰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我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侯通播臣○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爲美也通亡也播散也

案朕卜莽作予卜肆予莽作故我皆以訓詁字代經文也爾雅釋詁予朕我也肆故也肆故今也是其訓誼同矣邦今文多作國下文爾庶邦君莽作爾國君知此處經文亦然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卜并吉者以三龜皆從也時既卜乃後出誥故云然江聲曰時既卜云云正義引以人紹天命卽命之下蓋孔穎達惑於僞傳以紹天明卽出誥時之卜與此卜并吉合爲一事故于上經正義引此鄭注今詳觀上下文誼紹天明者謂武王初崩時周公將欲居攝而卜此卜并吉乃是將誥時之卜自是兩事江說是也莽大誥上文云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此文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則其爲兩事較然明矣

爾庶國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國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漢書翟義傳曰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靖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誼亦與漢書同江聲曰考猶父也三監武王之弟於成王爲叔父故云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於我小子爲父行也翼之言敬故云所當敬禮不可征討也喬樅謂據莽大誥知今文家以考字

屬上讀爲孔傳訓考爲成以考翼連文訓爲敬成與今文尚書句讀既異訓誼亦殊

王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鳴虓允蠢鰥寡哀哉

漢書翟義傳曰帝不違卜故予爲冲人長思厥難曰鳴虓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鰥寡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案僞孔本作王害不違卜傳云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段玉裁曰害僞傳如字蔡集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須知天寶已前尚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衛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莽

大誥曷皆作害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尙書無害字
喬樅謂師古注亦云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此必小顏用漢
書舊注之語故亦不解害字今文尙書固如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永思厥艱

予遭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卹

漢書翟義傳曰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
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
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

案尙書釋文云予造為也馬云遺也段玉裁曰遺字乃遭
字之譌此馬以今文釋古文也造莽大誥作遭今文尙書
也投莽作解蓋投之訓歟卹正義作恤按魏三體石經友

古三體
隸俱存 亏 篆 艱 古
文 大 隸 可 古
篆 征 三體
俱存 鰥 三體
俱存 哀 古
篆 卹 隸

自 卹 古
篆 皆大誥文也恤尙書本作卹如說文引無恙於
卹之類喬樅謂據莽大誥作卹是古文今文同矣卹莽作
身爾雅釋詁卹身皆訓為我郭璞曰卹猶媿也語之轉耳
又曰今人亦自呼為身也

義爾國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卹不可不成乃
甯考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
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
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
皇帝子在襁褓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

母恩畜養成服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

案說文比部曰愷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愷于卹與此文同江聲曰義讀為儀儀度也度爾國君及眾士羣臣當安我曰無徒慎於憂慮不可不黽勉以成乃甯考所謀之功也

熙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於甯王興我小國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漢書翟義傳曰熙惟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阨隊極厥命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

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熙重歎而言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

案僭偽孔傳本作替釋云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文誼與漢書並異段玉裁云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出尚書遺字如弟三行以下云大僭龜粵茲載翼曰方我友邦君庶邦焉難大可征繇哀三十三行以下云寡叩自于卹不敢替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曆一替一替此皆曰部之替字從曰煇聲非從竝白聲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從曰恐轉

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僭爲晉及攷漢書翟義傳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小顏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尚書作晉因說漢書者舊訓如此而仍之是知今文尚書作僭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晉僞孔云廢也按此篇末云天命不僭下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曰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喬樅謂說文晉字重文云或从𠄎作替徐鼎臣云俗作替非替與替形近相似魏石經三體𠄎字當卽僭字古文替字當卽晉字之或體今文家讀替

爲僭古文家則讀替爲晉魏正始時古文尚書盛行故石經具三體誤以替字列入其實替乃晉字之或體也江聲曰周發迹於百里故曰小邦周天休美甯王與我周國甯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其相助我民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卜不可違也

烏虆天明威彌我丕丕其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甯王若勤哉

漢書翟義傳曰烏虆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爾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

不案明威古文尙書作明畏畏威古通用字釋文亦云畏徐
曰音威段玉裁曰古文尙書丕丕基莽作大大矣以大大訓
宗丕丕偽孔傳亦同以矣訓基蓋今文尙書作丕丕其也其
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丕丕其見隸釋故
上知此亦當同也莽大誥爾不克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
異字舉此古人丕丕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
克遠省而云不克知今文尙書作不克也王鳴盛曰爾不
克遠省二句偽傳以不爲大雖是古訓但莽擬此誥云爾
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
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
天忝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漢書翟義傳曰天忝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
所圖事○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
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

案天忝我成功所今本尙書作天闕忝我成功所偽孔傳
云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釋文云闕音秘正
義云闕慎釋詁文王鳴盛曰攷釋詁但有忝慎無闕慎說
文比部忝亦訓慎古無以忝爲勞者惟說文元部云祕神
也鄭闕宮詩箋云闕神也是闕與祕通廣雅祕勞也然則
闕正可訓勞莽作忝勞故孟康解爲慎勞若此經闕忝則
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段玉裁曰忝闕祕古字通尙書
斷無複用闕忝二字之理既孔傳上文無忝於卹釋云無

勞於憂此處忘字再見則分析之曰忘慎也古人注經有
此一例莽大誥天忘勞我成功所益今文尙書眠古文尙
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忘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
勤忘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尙
書無忘字勞非釋忘也今文經與古文經動多駁異又每
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讀爲肌求之如此廣
雅之祕勞也卽無忘于卹之訓也尙書在魏時忘作祕未
可知僞孔傳忘訓勞必有所本慎者必勞故忘得兼二訓
尙書之忘或作祕或作闕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闕遂
兩存之曰天闕忘猶民儀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儀
也循是求之思過半矣段說是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國君天棐諶辭其考我民予害其不予前寧
人圖功攸終

漢書翟義傳曰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
○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
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於祖宗安人之功
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

案莽擬大誥文以考爲累江聲云淮南汜論訓夏后氏之
璜不能無考又說林訓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考有疵累
之誼故云天子累我以民也喬樅謂據師古漢書注訓肆
爲陳與僞孔傳訓肆爲故義異又訓累爲託言天以百姓

託我與僞孔傳以考訓成其誼迴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
舊注用今文尙書三家之說爲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
誘莽作告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諶古文尙書作忱
古忱諶通用詩天難忱斯說文作諶又其命匪諶說文作
忱是其證已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棐諶辭旨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
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觀天罔之紘覆兮質棐諶而相順

案此皆用今文尙書也顏師古漢書注引尙書大誥曰天
棐諶辭李善文選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棐輔也諶誠也
又引尙書曰天威棐諶諶與忱古字通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彌
漢書翟義傳曰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
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所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不
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

案古文尙書作攸受休畢傳釋畢爲終云所受美命終畢
今之莽大誥云所受休輔與古文誼異段玉裁曰按上文彌
又作輔棐亦作輔而彌與畢音近今文尙書蓋作攸受休彌
當故與彌我不不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朕昔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克
堂矧克構厥父菑厥子乃不克播矧克穫厥考翼其旨曰予有
後弗棄基予害敢不越卬攸甯王大命

漢書翟義傳曰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
 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
 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
 當築室而構棼椽以成之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
 反土為菑一曰田一歲曰菑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
 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案此經厥考翼以下十二字尚書正義云鄭王本於矧肯
 構下亦有此一節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
 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王鳴盛曰非先儒增之晉人刪
 之耳翟義傳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喬樞謂莽擬大誥
 於此節皆約舉其詞取其易曉故文有詳略耳觀師古注

一云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即申釋弗棄基之語師古多
 襲用舊注知今文尚書亦必有此一節也詩大雅文王有
 ○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詩疏引鄭
 書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
 業乎按鄭君箋詩所引書多据今文尚書倘今文無此一
 節鄭君必別白言之明稱古文尚書矣又尚書正義言定
 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
 字段玉裁曰按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益弗肯構益弗
 肯穫矧况也况益也段說亦通莽擬大誥於此經數語皆
 約言之無從攷證今文之同異然攷後漢書肅宗紀元和
 三年詔曰不克堂構又陳壽三國志亦用克構字則知今

文尙書弗字作不肖字皆作克矣構作桓字宋時避諱改之說文木部云構蓋也从木葍聲杜林以爲椽桷字又云桷椽也椽方爲桷又云椽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杜林傳古文尙書者訓構爲桷此古文家說也許君訓構爲蓋屋宇此今文家說也其引杜林云云兼存古文說以備一義訓誼雖微異而字則皆同作構也

若兄考乃有友

當作交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

漢書翟義傳曰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案民長古文尙書作民養攷夏小正執養宮事傳曰養長也是長養誼通段玉裁曰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甯王大命既冑堂冑構冑播冑獲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予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傳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解躋駁不可通王莽效大誥曰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回其長也其

可相戒勿救乎以恆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爻
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尚書爻蓋作爻說今文家必
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漢時疇人子弟皆習
歐陽夏侯尚書莽多用其訓故語使一時易明曉喬樅謂
友字作友朋解義究牽強古文尚書友字疑是交字之譌
交从爻友从兩手相交是友亦得訓交今文尚書作交說
交爻亦訓交也爻又有效誼故今文家釋爻為效耳

王曰烏虜肆哉爾庶國君越爾御事爽國絲哲亦惟十人迪知
上帝命粵天棐謀爾時罔敢易定矧今天降戾于周國惟大難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漢書翟義傳曰烏虜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
輔誠爾不得易定況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
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
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
當遵道而知天命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
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
誅伐其室也難古艱字

案此經爽字莽作勉助江聲曰釋言文爽有差也忒也喪
也明也四誼皆不可施于此經氓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則爽有貳誼故賈逵注國語云爽貳也貳者副貳有輔
佐之誼則爽之言貳貳猶輔也江說是也輔佐即勉助之

誼又定字偽孔傳作法王鳴盛曰疑法本定字說文鷹部
云定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故誤也當爲定字又此經天
降戾于周國偽孔傳以戾訓罪亦非是詩小雅雨無正及
大雅桑柔毛傳皆以戾訓定此古誼也粵偽孔本作越江
聲曰說文于部云粵于也宋慎之詞也籀篆文作審古今
字也輔國必由賢哲亦惟亡人賢哲道之以知上帝命爾
亏天意輔誠爾當知天命有定無敢易定命況今天降定
命于周國乎惟大難人謂三監也鄰近也三監于王室大
近矣乃相伐于其同室逆天叛親不容不討今爾不欲征
之爾亦不知天之定命不改易乎按此經讀當以誕鄰二
字上屬爲句正義引王肅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

近相伐于其室家是讀誕鄰屬下則不詞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嗇夫予害敢不終朕晦天亦惟休于前
甯人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

漢書翟義傳曰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
不終予晦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
古曰嗇夫治田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
以終竟田晦之事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敢不往從言
必從也

案嗇爲孔氏本作穡攷無逸稼穡漢石經作嗇則今文嗇
字不从未也說文嗇部云嗇愛嗇也從來从向來者向而
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嗇古通用字害敢不卜從偽孔

氏本作敢弗于從傳云敢不於從言必從也今據漢書則
今文尙書是作害敢不卜從江聲云言天休美于前王安
人之功吉可知矣予曷爲究極之于卜哉以爾眾心不安
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上文言爾庶國君越庶土
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是眾心皆惶怖不安也江說甚允師
古乃襲取僞傳敢不於從之句以釋莽大誥謂敢不往從
言必從也其誼非是

率甯人有旨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
陳惟若茲

漢書翟義傳曰率甯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
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

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言不可不從也命不僭差言必
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

案旨僞孔氏本作指傳訓爲指意今據正義引王肅云順
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
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旨字訓美誼見
說文王肅云有旨意猶云有美意也僞孔傳云循文王所
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卽襲用王注之義則僞孔本經
傳不當作指字段玉裁曰尙書正義三云旨意皆作旨知
經傳爲衛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師古注漢書旨
亦訓美蓋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白虎通誅伐篇曰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

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曰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案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相傳竝無異說惟僞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爲管叔是周公弟恐是淺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也又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下白虎通本譌脫舛錯甚多難以徵信考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昧季載是此十人爲同母後漢書襄楷傳文王一妻誕

致十子與史記正合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確然可信則管叔爲周公兄究宜以史記爲定斷也金縢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亦以管叔是周公兄故史文特別異之若均係周公之弟則云羣弟三監乃流言于國亦無不可觀此愈益顯然矣

白虎通諫諍篇曰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父爲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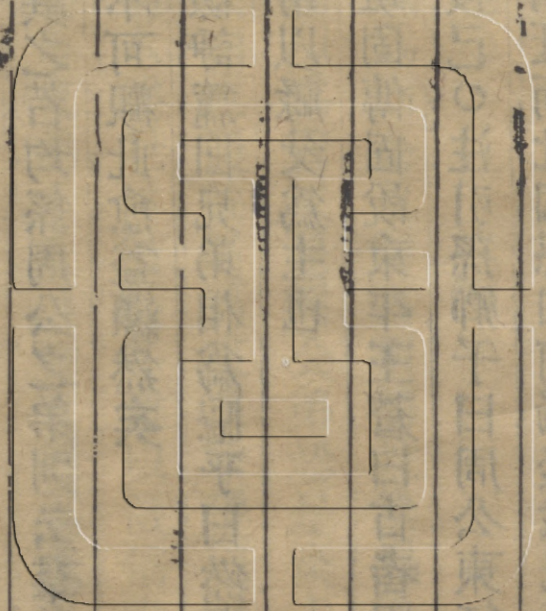
後漢書班固傳固說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後己○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八終

皇清經解續編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五

江山劉毓家校
太倉畢長慶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九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六

侯官陳喬樞撰

周書十一

金縢第七十一

今文尙書十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史記魯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案不豫偽孔本尙書作弗豫段玉裁曰史記魯世家作不

豫論衡死偽篇亦作不豫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

文尙書作不也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

說文引周書有疾不念是古文尙書亦作不也蓋弗不二

字淆亂者多矣豫釋文云本又作忸忸蓋卽念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念忘也譚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圍而釋之曰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引聖讒說而釋之曰聖疾惡也正一例皆與其字之本義有別蓋壁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為豫必云偽孔乃作豫字不可與道古矣又案伏生尚書大傳以金滕次大誥後古文尚書則大誥次於金滕之後編次不同葉夢得云伏生以金滕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今依大傳編次從今文二十九篇先後之序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徐廣音義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集解鄭云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案古書穆繆通用穆睦亦通眾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孔安國曰睦敬也雜詁旁作穆穆孔傳亦以敬敬訓之王鳴盛曰逸周書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為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為古人問卜之名鄭以穆卜為就文王廟卜者自后穆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為穆蓋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為敬雖本釋訓其義非也

公乃自以為質為三壇同墀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史記周本紀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
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

魯世家曰公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

案質字僞孔傳本尙書作功江聲曰質當讀如周鄭交質
之質謂公以已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誼是也史
記正義云以贄幣告三王誤矣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墀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時爲壇墀于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又
周官大司馬職注曰墀讀爲同墀之墀段玉裁曰按讀爲
今本作讀如非也于唐石經作於

戴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魯世家曰戴璧秉圭告於大王王季文王

案古文尙書作植璧正義引鄭注云植古置字與今文尙
書不同攷漢書王莽傳大元稅皆作戴璧用今文尙書也
易林作載璧載戴古通用段玉裁曰按戴弋聲植直聲
二聲同在之哈德職部是以所傳各異不知說今文者作
何訓耳植爲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爲置字二字皆直聲
故耳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作
置其杖而芸又有假置爲植者如商頌置我鼗鼓鄭箋云
置讀曰植明堂位注引作植我鼗鼓周禮六宗伯注引書
曰周公植璧秉圭此用古文尙書也植置也置璧於神前
秉古以爲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

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鄭讀植爲置者璧體平故不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喬樨謂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曰戴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

魯世家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解鄭元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名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

案江聲曰以父前子名之誼則告太王王季文王當名武

王稱元孫發於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開金滕之書得此冊文讀之不敢稱名而云某後錄書者從成王之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冊書本作發字故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下云以旦代某之身同此可知矣負子古文尙書作丕子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子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史記索隱云尙書負爲丕今此爲負者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元曰丕讀爲負段玉裁曰古文尙書作丕子鄭注丕讀爲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曰丕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哈部王鳴盛曰尙書以丕爲不爲丕者甚多鄭讀丕爲不正

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不作負蓋不有跗音又有浮音
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按公羊傳曰屬負
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然則子可通作
茲不亦可通作負索隱乃云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是不
識負字故也
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
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案白虎通此文見禮記曲禮下正義又御覽七百三十九
引此略同段玉裁曰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
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
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又曰後漢書隗囂移檄告

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
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
負子之責於天謂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
今文家說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駟引孔傳丕子之

注為史記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
類此者喬樅謂段說近是公羊傳屬負茲何休注云屬託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徐彥疏曰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此讀茲字
若滋徐彥解天子有疾至士稱負薪云皆漢禮之名續漢

書禮儀志大喪云不豫徐以邵公注所稱皆漢禮其語必
有所本殆採王愆期孔衍等公羊注解豫詁為樂與說文

念詁爲喜誼合疑其說本於歐陽夏侯之章句解詁邵公
所據諸侯稱負茲與白虎通文同而徐彥所解訓義則異
要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子茲聲相近負茲當卽負子之假
借禮記樂記易直子諒之心韓詩外傳作慈良是其驗已
尙書釋文云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據釋文則
馬融讀不如字與鄭君異僞孔傳訓不爲大當本於馬融
用古文尙書鄭君讀不爲不與白虎通誼同乃從今文家
說也

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
鬼神

魯世家曰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且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

案僞孔傳本尙書作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與魯世家文
異江聲曰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巧巧古
文巧俗讀巧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字屬巧讀巧能
故多材藝也周公自舉而謂元孫不若者謂三王欲取元
孫毋甯予且案說文巧部云巧氣欲舒出而上礙于一也
巧古文以爲考字又以爲巧字則以巧爲巧乃古文假借
也隸古定書凡考字無不作巧而于臬陶謨巧言令色則
仍作巧是不以巧爲巧而以爲考也于此文則考能二字
不可聯屬因而增仁若字與巧爲句解云仁能順父是其
有意亂經故誤讀巧爲考唐人據其讀遂改作考字則亦

誤矣薛尚功鐘鼎款識載召仲考父壺銘其文有曰召仲
万父自作則古者考字亦有省作万者此經據史記實作
巧能且多材多藝所以爲巧能意實一貫也江說誠是

漢書王莽傳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珪願以身
代藏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作依周公爲周武王
請命作金滕也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曰周公身請武王之命

論衡死僞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墀植
璧秉珪乃告於大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子仁若考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
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

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
○又曰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
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

案論衡引書多據今文而此所引與宋世家所錄今文尙

○書不同者段氏玉裁以爲後人所改如植璧當作戴璧恐

○亦後人據僞孔傳本改之耳喬樞攷尙書正義引鄭志弟

○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

○言自古以來何患不爲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

○忍默爾視其獻欲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豈

○以命忠孝之志也鄭注金滕多用今文家說故與論衡請命之

意相合周公之請命三王求以身代非不知命不可請死

不可代也出於忠孝之誠自不能已爾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祇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

魯世家曰乃命于帝庭敷祐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

○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

案古文尙書作寶命攷史記留侯世家徐廣音義云史記
珍寶字皆作葆是寶葆古通用字也段玉裁曰按震澤王
氏史記集本神字譌主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字集尙
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尙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秘之義近於

寶故云寶猶神也為宗廟之主五字釋經有依歸江聲曰

偽孔傳本無墜上有嗚乎二字依歸上無所字按據史記
集解引鄭注則鄭本亦作有所依歸與史記同偽孔氏削

去所字非也

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
我我乃屏璧與圭乃卜三龜習吉

魯世家曰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
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

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集
解馬融曰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案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云龜謀襲吉注引此經乃卜三

龜一習吉而云襲與習通段玉裁曰按尙書正義亦以襲訓習偽大誓襲於休祥與此用字不一例者偽大誓攖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周易習坎是也喬樅又案偽孔傳本以其作其以俟上無以字與史記文異

白虎通著龜篇尙書卜三龜

開籥見書乃逢是吉

魯世家曰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

案逢字隸古定書作并段玉裁曰按作逢者蓋今文尙書

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蓋逢之訓詁字并蓋逢聲之轉

論衡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曰不知三王所以與否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

案所以卽許已也古所許以已通用觀論衡下文云不能知三王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是其驗也

周禮卜師注書金滕曰開籥見書

案周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滕曰開籥見書謂

是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見書卽卜師四兆之書開籥者卜師開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左龜占書亦合於是吉攷說文竹部籥云書僮竹筥也門部闢云闢下牡也說文解闢字與鄭君訓異疑許所據是古文尙書鄭所據是今文尙書闢籥古書通用禮記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亦作籥字注云管籥搏鍵器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君書注同開古文作啟或因諱避改之或今文本如此未可知也

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曰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禮記玉藻君定體注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案史記無體字蓋太史公以訓詁兼敘事申說此經故約舉其文耳觀周禮及禮記兩經引此經皆有體字則知今文尙書本有此體字也無隸古定書作罔罔無古亦通用王鳴盛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壘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解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賈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

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
兆是兆象也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
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釁處爲兆廣坼兆釁
者就正墨傍有奇釁罅者爲兆釁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
墨有大小釁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
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周禮大卜三兆
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頌謂
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
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圍曰蠹曰剋疏云體者謂金木水
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
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

此疏尤詳析凡卜得一兆兆別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
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龜竝卜其體皆
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
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坼矣洪範
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上下也詩衛風曰爾卜爾
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此失禮事不可例論也

論衡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坫旣設筮祝已畢不
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
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
請命秘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
聖人不能先知也

予且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茲猷能念予一人

魯世家曰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

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元曰茲此也

案偽孔傳本作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侯能念予一人江聲曰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偽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偽孔傳時或采取漢儒之誼其說開有是者漢書稱史記所載尚書多古文說然則魯世家云云實是孔氏古文原本謂所受三王之命維長終是謀此周道則必能念我天子保安之以是知王之無害也此文茲攸侯當從史記作茲道爲正段玉裁曰茲攸侯卽上文侯爾命之侯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

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侯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已之死也聖人舉事出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旣許之則侯之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尙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家茲道能念予一人按古訓猷爲道蓋今文尙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傳作大誥道諸侯是已喬樅謂江段二說誼均得通惜書缺有閒別無明文可相參證姑附識之然古文尙書與今文閒有不同陸氏釋文于此經茲攸侯不言馬鄭王本同異是古文尙書作茲攸侯可知也

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魯世家曰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

有瘳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又周禮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帛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滕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卜而藏其書亦禮之常耳此時重秘其書故以金緘其表不欲人之見之也翌日正義本作翼日按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史記云明日則字當作翌爲正段玉裁曰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爾雅釋言郭注漢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士衡弔魏文帝文李注引尚書皆作翌日然則唐初尚書未誤也凡古書翌字斷

無作翼者其作翼者皆天寶以後淺人妄改也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云馮盛也翊明也此翊明卽爾雅之翌明也說文日部昱日明也从日立聲翊從羽亦立聲然則翌日字乃昱之假借尚書翌字六見金滕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寶盡改爲翼翼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路寢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魯世家曰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索隱曰強葆卽襁

禠古字少假借用之

案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衛世家亦云管叔蔡叔疑周公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則羣弟乃蔡叔霍叔也詩正義引鄭注尙書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東師孺子謂成王也江聲曰鄭言周公免武王之喪意欲攝政而致流言則是以爲武王崩後三年事恐未然也禮記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然則周公攝政當在武王崩時不應待免喪後作洛解云武王旣歸乃歲

十二月崩鎬肆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郁及熊盈以畔下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然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未葬武王之前爲武王初崩踰年事也據管叔世家管叔年當武王周公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周承殷後若依殷法則武王崩成王幼以次當及管叔由是不無覬覦今乃監殷于外不能握朝權周公不乃其弟也反在朝攝政自不能無疑于周公疑公蓄異志自忌已而使出監殷也王鳴盛曰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年事鄭必爲此解者禮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

言起也喬樅謂鄭解既喪謂喪服除然據白虎通說則今
文尚書不以既喪為既免喪服矣王說申鄭之悞雖善然
非今文家誼也

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
不可復得鬼也不直言亡何亡字舊譌作喪非是今訂正為孝子心不忍

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魯世家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
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
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代就封于魯

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
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
身居位聽天下為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王○注云繼者以武庚為商後也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盛
猶長也

淮南泰族訓曰周公股肱周室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
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

又繆稱訓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擗笏杖笏以臨
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
扈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
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

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媿無詞也鄭注以公實避而言不得不避之故史記則以公實不避而言所以不避之意鄭君讀辟為避與史記同皆據今文尚書而其說又各不同者蓋或從歐陽說或從大小夏侯說故不能無同異耳

漢書杜欽傳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

三國志張嶷傳嶷與諸葛瞻書曰以周公之才猶有流言之

變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緒其宮○注云請舉事者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詩七月正義引鄭注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
之察與史記及尚書大傳說異

說苑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
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
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
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
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
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欲無言乎
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將危傅之
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事畧同明日下有與師而三字宜据

以補此

漢書王莽傳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
業商奄之勤不過三年

三國魏志注引漢晉春秋審配獻書於袁譚曰周公垂泣而
蔽管蔡之獄

三國志楚王彪傳注引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
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

于後公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魯世家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
鴞王亦未敢訓周公○索隱曰尚書作誚誚讓也此作訓字

誤耳

案說文言部譙燒譙也从言焦聲讀若嚼重文誚云古文譙从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誚公據說文云古文作誚則今文當作譙矣楊雄方言云譙讓也段玉裁曰錢氏曉徵史記攷異云誚从肖古書或省從小轉寫譙爲川爾玉裁按玉篇曰信古文作誚集韻曰信古作訖玉篇之訖卽集韻之訖皆本說文訖字玉篇从立心字非从大小字也汗簡曰𠂔古文信此亦依从言从立心文字爲之轉寫誤多一畫耳史記之訓乃訖字之誤蓋今文尙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尙書作誚公不同注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訓一作誚按一作誚者或以尙書改史記也段說亦足以備

冊一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

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索隱曰尙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尙書故謬誤爾案大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則實親見古文者小

司馬誤初偽孔傳爲真古文反以太史公爲誤豈非偵與
又案斯拔魯世家作盡拔段玉裁云今文家訓斯爲盡也
方言作漸亦作賜唐書作賜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
志文云鄭音賜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咄暗歌棗適今日賜而
然云然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攷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
不易盡其愆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尙書如此知古有此訓
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亦去盡爲成王所得也

洪範五行傳曰凡大風雷雨爲不敬也
漢書杜鄴傳鄴對曰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
王怛然對曰大雷以風天盡則大水洪也使人大驚王
班固典引曰啟恭館之金滕

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曰旦獲譴於羣弟兮啟金滕而始信
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
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魯世家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
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徐
廣曰說一作簡

案信噫魯世家作信有段玉裁曰噫有古音同在弟一部
尙書釋文云噫馬本作懿云懿猶億也按大雅瞻卬曰懿
厥哲婦爲梟爲鴟鄭箋云懿有痛傷之聲也釋文億字當
是從口噫字之誤喬樅謂據釋文則馬融本古尙書作懿
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尙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

字之詞非以有爲噫之代字其述書經文或時有增減者
取其辭意之達而已如上文罔不祇畏下述經文亦少嗚
乎二字之類是也

周禮占人注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
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滕之書乃得周公
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乃問諸史及百執士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
執士無以或加

案據邕傳知三家尚書經文執事亦或作執士士字本訓
爲事訓誼通而聲音同故多假借用之

劉熙釋名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無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

魯世家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
勞王家惟子幼人弗及知○集解鄭元曰泣者傷周公忠孝
如是而無知之者

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
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
公死天乃雷雨曰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
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

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
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葬周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

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缺文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尙書也其說既殊其字亦異如邦作國沖作幼皆與魯世家同喬樅謂大傳乃伏生釋經之詞故閒有以訓詁字代經文者太史公述尙書亦每以訓詁代經文訓同則字自亦皆同矣先大夫曰詩地理考五引尙書大傳曰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亦引公侯於魯身未嘗居魯案荀子儒效篇云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又通鑑前篇引尙書大傳

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云云至所以明有功尊有德其下有故忠孝之道成在於成王周公之間二句鄭注金縢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卽本大傳爲說也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魯世家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集解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

案尙書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攷毛詩東山序正義引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則鄭本實作新逆矣馬鄭皆治古文而本有不同者二君皆先習今文其後始習古文如鄭君箋毛詩古文多據齊魯韓三家今文攷讀注尙書古文亦多據歐陽夏侯三家今文攷讀此

其囊括宏通折衷一是故不墨守一家而欲集諸儒之大成也偽孔傳作新逆是從鄭君之本逆迎古相通用段玉裁云凡古文尙書多作逆凡今文尙書多作迎如逆河迎河其一證也

白虎通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屢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魯世家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天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徐廣曰築拾也○集解曰駟案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也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案尙書釋文云築本亦作筑馬云築拾也正義曰鄭王皆云築拾也攷釋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爲拾則字宜作

筑此古文也史記築字從歐陽今文也說文木部云築搗也
也从木筑聲義與拾異論衡感類篇問者曰天反風偃禾
復起何爲不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曰天不
能是今文家以築爲築其根而植之也

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
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遇雨止
風反禾大木復起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
威雷雨著災

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
○師古曰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又王莽傳曰周公受郊祀

又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
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世所同聞也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
咎輒有開墮反風之應

又和帝紀曰成王出郊而反風

又皇后紀劉毅上書曰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禹湯負
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雉迅風
之變而無中興康甯之功也

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

皇清系角系系
王欲以臣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注云尙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未偃木拔及成王寤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未蓋盡起

案周舉傳言舉字宣光陳留太守防之子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攷儒林傳言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舉爲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大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舉傳父業當亦習古文尙書而對風雷動變改葬周公之問於今文家竝無異詞則今文之說固不可廢矣

又張奐傳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章懷注引尙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云云

案張奐傳言奐字然明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尙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是奐所稱金滕葬周公事本於歐陽尙書也

案鄭公尙書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旣喪爲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

皇清經義卷之六
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
孺子成王也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
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愧無
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罪人周公之
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
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于後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
其屬黨無罪將死某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
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詩云鴟子斥成王成王非
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秋
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五而
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

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
所由故事也問者問審然否也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
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易傳云陽
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
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亡失也
文王年廿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
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
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
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
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
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

年秋大熟遭風雷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

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五年

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

年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作洛

誥時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以上見尚

書正義尚書釋文詩邶鄘衛譜幽風譜正義衛風芄蘭幽

風七月鳴鴉東山大雅文王公劉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明

堂位正義儀禮士冠禮疏穀梁傳文十二年疏陳大猷書

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傳

旁通四卷李樗黃樵毛詩集解十八卷史記魯世家集解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羅璧志遺三卷

鄭注如此殆別有所依據惜古書多亡無從援證惟李鼎祚周易

集解於蒙初六用說桎梏引于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

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與鄭注說合但未

知于寶易注即引用鄭說抑或他有所據也王鳴盛尚書

後案據墨子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

蓋謂關叔即管叔商蓋即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亦云周

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

位出巡狩於邊皆與鄭說合江聲尚書集注亦以墨子所

載即此經避居東國事喬縱攷史記魯世家又言初成王

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

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

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
反周公又蒙恬列傳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
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

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司馬貞索隱於魯世家引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滕事失其本末故云然然蒙恬上言時去焚書纔四五年恬之云云必有所據不得以時人失其本末爲疑也焦氏易林无妄之繇曰戴璧秉珪請命於河周人克敏冲人瘳愈與史記所載事同史記以居東爲東征與伏生大傳正合是據今文尙書說其周公奔楚之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攷說文辟部云

辟法也引周書曰我之弗辟爲證此古文也以辟訓法則是與荆同意作荆辟解謂以法案驗其事故王肅注居東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卽用古文辟法之訓爲說也又徐幹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是亦用古文說讀辟字爲荆辟也然則鄭君書注蓋參用古文今文兩家之說而折衷之以居東二年爲出處東國待罪以新迎周公爲啟金滕書感悟自新此皆參用古文家說也其讀不辟之辟爲避讀丕子之丕爲不此皆參用今文家說也伏生傳尙書教於齊魯之

閒簡帙稍完者僅二十八篇其時藏書尙未出生年已老
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之事至以風雷示變爲
在周公沒後開書感悟成王親迎爲迎周公之喪改用王
禮葬公于畢某說固未可厚非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
於伏生所傳終漢之世守其師說顯門名家弗敢輕變以
違師法惟鄭君承杜衛賈馬之後古學已明爰集諸家之
說網羅散佚故於尙書注取今文古文各擇其善而從之
然今文之學尙書所賴以傳者其說終不可廢故鄭君於
伏生大傳亦爲之注如使當日無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
孔壁古文無從考校安國何能以起其家逸書乎觀馬融
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以古文尙書雖於今文之
外得多十六篇無今文師說可尋故都尉朝庸生等但習
傳其句讀而未爲之訓解文誼卽鄭君所注尙書亦皆就
今文所有之篇數而未及孔氏逸篇豈非以其誼未有所
聞於師終不能以己意爲之說與

又案毛詩鴟鴞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
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鴟鴞鴟鴞旣取我子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斯傳云興也鴟鴞鸞也
無能毀我室者功堅之故也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恩愛鸞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
知其欲攝政之意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甯
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

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公此之由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傳云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

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弗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鄭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手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正義申毛鄭解鴟鴞詩說各不同如此今按毛傳之說鴟鴞與史記載今文尙書說合又毛詩東山序曰周公東征也傳釋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申傳說以爲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庸

故心念西而益悲傷破斧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傳釋四國是皇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正義申傳說以爲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伐柯九段序皆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傳釋我覲之子袞衣繡裳云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釋公歸無所於女信宿云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釋無以我公歸兮云無與公歸之道也正義申傳說以爲周公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說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欲使成王早迎周公以重禮見之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

住所故於女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云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念周公而心悲也狼跋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海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傳釋狼跋其胡載寔其尾云進則躡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云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絢貌正義申傳說謂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政也據毛傳說幽詩皆以周公居東爲東征與史記魯世家敘周公攝政東征事正

合毛公傳詩古文篇帙無關其說自是古義確然可信以當日情事而論武王既崩成王尚幼天下未集周公所以行權攝政者原欲以成周道而致太平加以流言危疑而卽避處東國弗與國政聽王監挾殷作亂曾不興師討罪豈公救亂勤王之志哉惟公於四國既定後仍留東土者蓋以成王爲流言所惑意猶未悟故留以待君之察已說者遂以爲避居東國其又云奔楚者周書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郟及熊盈以叛熊盈之國疑卽楚地其後周公滅之以改封熊繹者據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季連生子附沮附沮生子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熊繹

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蓋卽滅熊盈後封之荀子言周公南征當卽指討熊盈之事說者遂以公爲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而感泣迎公當卽在此時說者遂以成王爲因風雷之變感悟而迎公其實東居商奄及楚皆周公攝政戡亂事也見書感泣迎公則周公東征黜殷踐奄後也風雷動感彰德則周公卒後變禮改葬事也成王有疾周公揃蚤沈河以祝于神此禱書之藏於記府者武王有疾周公設壇戴璧以身爲質此祝策之藏於金縢者發記府見書而流涕迎公於楚此先一時事矣成王觀於記府見公禱書之事今文尙書無其說而古文尙書有之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

故載之於魯世家班孟堅言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
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金縢篇之古文說則此類是已今文
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鴟鴞之詩風雷之
變皆大誥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誥實厠金縢之前今文
尚書次第固如是也史記魯世家敘周公與師東伐作大
誥亦在作鴟鴞詩前秋未穫暴風雷謂禾偃木拔亦在周
公卒後皆與大傳合

又案毛詩序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釋文曰遺
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錢大昕曰唐石經尚書貽字有磨
改痕蓋先作詒後改貽當以先刻爲正段玉裁曰詒各本
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詒詩幽風正義引鄭金縢注曰怡悅

也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貽異而攷其字惟怡悅也
從心作怡下文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
竊謂經文本從言作詒轉寫從貝作貽俗字說文言部詒
相欺詒也一曰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金縢僞孔傳皆同
說文後一說鄭注金縢詒說也此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
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僞言以相
誘鄭注鴟鴞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
位土地止王毀室皆所謂僞言也正言之則云諸臣本無
罪而已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芮切審鄭注絕無怡
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因謂鄭讀貽爲怡而怡悅
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鴟鴞之詩苦心苦口非可怡悅

人心也經文作詒乃兼含訓遺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
賅鄭訓矣爾雅釋言詒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非
也喬樅謂段說甚審然則魯世家貽字當亦本作詒其後
轉寫乃從俗作貽耳

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
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
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論衡感類篇金滕曰秋大熟禾穫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
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
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

古文冢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
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
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尙盛
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禾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
懼開金滕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
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

又曰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風雷偃禾拔木
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
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不能
乎應曰然天能拔木不能復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然則雷
雨獨天所爲乎又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

以公有聖德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為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還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為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

又曰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為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縢雷止乎已開金縢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縢雷止也開縢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

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為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

又問曰天彰周公之功合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

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秬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

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難曰九齡之夢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

又曰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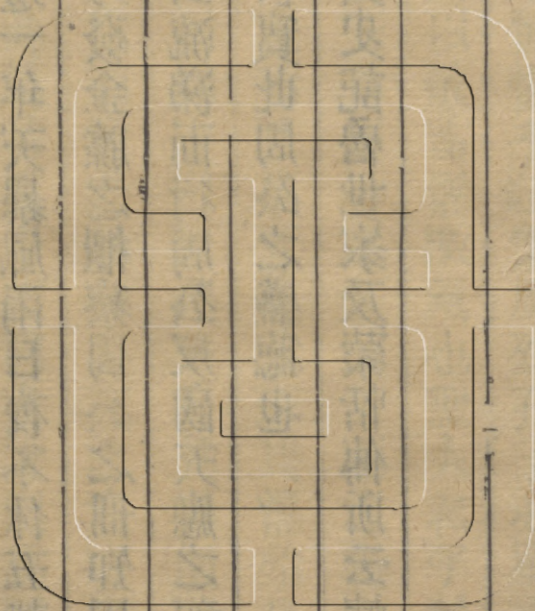
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况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
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
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
變動况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
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成王小
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禮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成王心疑未
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案論衡此篇皆據今文尙書說以爲問難故附錄之其引
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字作死段
氏懋堂以爲轉寫論衡者之誤也

越絕書三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
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
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
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
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
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
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
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案此與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所云情事正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九終

長洲彭清蘇校
新陽汪之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百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七

侯官陳喬樞撰

周書十五

康誥第七十五

今文尙書十四

史記衛世家曰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謂之康誥以命之康叔之國旣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皇清經解續編
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
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霸

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
羣聲周書曰哉生霸古文霸

案說文僞周書哉生霸又別出古文厥則作霸者今文尙
書也正義本尙書霸皆作魄非是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
作霸則古文尙書亦改從今文矣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
俗作必駕反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
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喬樅攷說文云羣雨濡
革也从雨从革讀若膊然則此經當從說文作霸也劉歆

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其說皆
非也

白虎通日月篇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
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
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

楊子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
周公初基作新邑於東國維四方民大和會

尙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
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
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

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案偽孔傳本尙書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據伏生大傳引書作新邑則今文尙書邑上無大字也鄭注尙書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是鄭注此經亦依伏生大傳爲說也洛皆當作雒

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畢集平平或作平作二平亦大也旬大功畢集○又曰書之作雒○又曰天下和會

又翼奉傳曰昔成王徙洛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國語周語侯衛賓服韋昭注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公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又曰自商以前並畿內爲五服武王克商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

案據韋昭解侯衛引康誥云云則知大傳所云四年建侯

衛卽此經侯甸男邦采衛侯衛者總侯圻至衛圻包五服而言之五服之人卽事於周者公皆勉勞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不見要服以遠于役事恆闕焉

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

又王莽傳周公居攝蓋權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孟迎也十八嚮入太學爲成人博問庶士事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攷爾雅

釋詁鴻代也洪鴻古通尙書鴻水鴻範字本作鴻後人輒

改爲洪此經僞孔傳釋洪爲大非是周公於成王代攝其位卽代行其政故於征伐代爲發誥則大誥是也於封建

代爲發誥則康誥是也左傳僖三十一年衛甯武子曰不

可以閒戚王周公之命祀康叔之封衛實周公代成王命

之故云不可以閒戚王周公之命祀也鄭注此篇依大傳

畧說以太子十八曰孟侯謂呼成王則知以鴻爲代亦依

伏生之訓也伏生書傳是未經秦火之前所受師說蓋七

十子以來遞有師承者故鄭君據而用之趙岐孟子注亦

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則亦以孟侯爲成王可

知也

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洛邑

又王莽傳尙書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

案漢志以孟侯爲康叔號誼與伏生不同蓋小夏侯之說也夏侯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是建章句有與大夏侯及歐陽氏不同者固之從祖班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尙書固修其世業當亦習小夏侯之學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旣微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後漢書蘇竟傳曰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周文王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旣老而生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祥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

皇清經角經系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畏畏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西土惟時怙

尚書大傳周傳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案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
而難知使人疑段玉裁曰按此引康誥也荀卿多一明字
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
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誤矣尚書大傳當是本作明
此必淺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尚書也禮記大
學篇康誥曰克明德春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
王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
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此隳括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

考文王至肇造我區夏皆括於二語中僖三十三年引康
誥父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
此例也禮記左傳引此經明字不重皆同古文尚書者也
又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
寡所以明德也明德蒙上文釋之宣十五年左傳晉侯賞
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
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
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
肇造我區夏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
而應之和然後行之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

皇清經解卷之六
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注云錯處也遂行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漢人引祗祗畏畏顯民

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祗畏造彼區夏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祗祗威威江聲曰威當讀爲畏下經惟文王敬忌鄭注云祗祗威威是也鄭以威威訓爲畏忌則可知古文威字當讀從今文爲畏矣徐幹中論引書作祗畏與鄭君合皆據今文尙書也

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書云明德慎罰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勅業肇基造我區夏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尙書大傳周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吠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注吠夷混夷也詩云混夷駮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

案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邗注引徐廣曰邗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先大夫曰據此則大傳邗字作于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下云音于是史記本作邗不作邗諸家引作邗非

論衡初稟篇康叔

舊叔字譌作王今訂正

之詰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

案論衡此說與尚書大傳誼合

趙岐孟子盡心篇注康誥曰冒聞于上帝

案仲任邠卿引此經均以冒字下屬爲句與僞孔傳句讀異王鳴盛曰冒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讀如汜勝之農書去土長冒概之冒君奭篇亦有此五字也

壹戎殷誕受厥命粵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勸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

案春秋宣六年左傳晉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杜預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解與鄭異杜預時古文之學盛行古文尙書壹戎殷作殪戎殷元凱殪盡之訓當卽本於賈馬古文家說鄭君中庸注引壹戎殷以爲一用兵伐殷此用今文家說也攷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親鄣如夏高誘注云鄣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與鄭說相合誘亦用今文尙書也古文今文文誼異者甚多各存其是不必強爲之解使歸

于 一也王鳴盛謂杜預左傳注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望文
爲說不足據信今案論衡引書言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
命文王不連壹戎殷之文則是壹戎殷誕受厥命自是言
武王伐殷事故下文云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勸寡
兄者寡有之兄謂武王也詩大雅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妻
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勸僞孔傳云汝寡有之兄
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正
義不言馬王注義之同異知古文家皆以寡兄爲武王與
今文家解同也

王曰於戲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
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乃申誥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
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案史記所言卽約此康誥敷求于殷先哲王以下至用康
保民之文也於戲隸古定本作嗚乎今據潛夫論引經文
下作於戲則知此篇今文皆作於戲也江聲曰衣讀當爲
殷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君讀衣爲殷齊人言殷
聲如衣故爲衣也逸周書世俘解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
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茲承祗適乃文
考之下而言紹聞衣德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
此下文言敷求殷先哲王又言丕遠惟商考成人則此必

讀衣爲殷乃與下文意相貫也

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誼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案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也宏覆乎天偽孔傳本尙書作宏于天今據荀子則宏下有覆字又于字作乎荀子所引書在秦火未焚以前宜爲可信也段玉裁曰宋版本荀子書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尙書庭作命與荀所引亦異

王曰於戲小子封恫矜乃身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章懷注尙書曰恫矜乃身孔注曰恫痛矜病也矜音古頑反

案今本尙書矜作瘵正義引鄭注曰恫瘵乃身刑罰及己爲痛病王鳴盛曰鄭以恫爲痛者釋言文又以瘵爲病者鄭本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疒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瘵在皆非也段玉裁曰據後漢書注蓋唐初本尙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可證瘵之爲俗字矣或疑郭注引書已作瘵玉裁以爲郭注瘵字恐

是俗改當本作鰥也喬樅謂後漢書和帝詔用康誥語字作矜則今文尙書作矜無疑其作鰥者蓋古文尙書也章

懷注引尙書作矜乃順後漢書之文耳

敬哉天威斐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逸豫
乃其艾民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實斐諶而相訓○李善注尙書曰天威斐
忱諶與忱古字通也

案郭璞爾雅注引尙書亦作天威斐忱是知作忱者古文
尙書也作諶者今文尙書也威字古文今文並同僞孔傳
以天德可畏釋天威二字後人遂改經天威作天畏非是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陵王策曰母侗好逸又曰保國艾民可
不敬與○褚少孫曰母侗好逸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

漢書武五子傳母桐好逸○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張晏
曰桐音同桐輕脫之貌也

案段玉裁云此疑卽康誥無康好逸豫之異文蓋今文尙
書也喬樞謂侗桐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桐是其驗已
據褚少孫釋母侗好爲無長好則侗有長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周書有之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韋昭國語注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在小或禍難
起小怨

案晉語知伯國諫襄子引周書與說苑所載文同韋注云
云當亦用今文家尙書說怨不在大小者謂怨之起恆不

可以意度此小民所以難保也偽孔傳乃云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則二句止一意專以小怨為言其誼未足

惠不惠茂不茂熙女惟小子乃服惟宏

春秋昭八年左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茂字作懋與左傳所引文異然懋茂古多通用據董子引皋陶謨懋哉懋哉作茂哉茂哉知今文尚書懋皆為茂字則此經懋不懋今文尚書作茂不茂同於左傳所引文可知也段玉裁曰孔傳本已汝惟小子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尚書已作熙左傳引周書云云此與周

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櫟枯之法造周即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大即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為句非是喬樞講段說良允此篇周公以戒成王及康叔故云王應保殷民女小子亦惟助王應保殷民也時殷亂方定尚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恆宜順而勉之服以寬大也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

厥罪時亦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尙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案此所述皆今文尙書說也古文尙書作烏呼今文尙書作於戲證以漢石經殘碑字可定矣僞孔本匪省作非省匪終乃惟省哉作非終乃惟省災罪作辜亦作乃釋文云省本亦作省攷堯典怙終賊刑省災肆赦鄭注云怙其姦表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是康誥此節正本堯典之文鄭君堯典注誼正與潛夫論相同皆用今文家說也匪非省古均通用災古作裁與哉亦通辜罪訓同乃作亦蓋今文尙書之異文也今本潛夫論式爾譌作戒爾惡人譌作恐人茲訂正之爾雅釋言式用也江聲云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其誼是已周公以此勅康叔者左傳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蓋康叔封於衛又入爲周司寇故以明罰勅之也

論衡答佞篇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

黃誤

王曰於戲封有敘時句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荀子富國篇曰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纍解速乎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案偽孔傳本力作勅而作若與荀子文異攷荀子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

三為祭酒詩申公毛公之學春秋穀梁左氏之學皆其所傳也伏生尚書本齊學溯其師承與荀子當亦相同故荀子引尚書多有與今文家言昭合者而於古文尚書則不

必皆同也江聲曰讀此經當以時字屬上有敘為句知當然者據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卜偃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引書曰乃大明服皆不聯引時字明時當屬有敘讀之此承上文謂有順是殺終赦書之法也又據荀子

則此經和若之誼為和順有疾之誼為急疾言民其勤勉於和順甚疾速矣段玉裁曰案元刻及今本荀子皆力作勅而作若據楊倞注云則民勉力為和調而疾速以明效

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尚書異古音力勅同部而若雙聲段氏精於考核者今從之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

又梁商傳商上疏曰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

致康又也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曰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注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

案鄭氏趙氏兩注皆用今文尙書說也王鳴盛云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諄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於刑也江聲亦云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

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刑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非女封刑人殺人母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刑人母或劓刑人

案尙書正義曰劓於五刑爲截鼻而有劓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未明段玉裁曰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蒙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尙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刑鍼莊子此臣從君坐之證鄭尙書注是刑字經文則當爲別之誤呂刑則劓劓剕說文引作劓劓斃鯨亦

當改則爲刑竊謂此說文誤耳不得據誤改經尙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罪臏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刑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刑釋刑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詳矣不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刑不得云古無刑刑喬樅謂鄭君以刑爲臣從君坐之刑自是易注語然安知鄭非據今文尙書說以注易乎刑字今文尙書惟見於此篇呂刑之刑劓劓劓三家今文爲臏宮劓割脰庶刺與古文尙書不同又此經毋字僞孔本作無案毋者禁止之辭與無義別洪範篇毋偏毋頗毋黨毋偏毋有作好毋有作惡今文皆作毋皆禁止之辭毋或卽毋有以洪範篇例之則今文此經必作毋字僞

孔本乃作無非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尙書大傳周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隆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

案王鳴盛云據荀子則知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

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

周禮鄉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曰要為其罪法之要辭

國語晉語蔽獄之日○韋昭注曰蔽決也

案周禮小司寇職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

訊之至於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之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而職聽於朝縣士三旬而

職聽於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

其成於朝即此經所云是也旬謂十日時謂三月此舉旬

時以該二旬三旬耳王制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王制所言亦多殷制也

王曰女陳時臬

句

事罰蔽殷彝

句

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句

女惟

曰未有順事

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

先教也○楊倞注曰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又宥坐篇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案偽孔傳本作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

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與荀子所引書文異江聲曰蓋偽

孔氏妄增以亂經也此經讀當以女陳時臬為句與上文

女陳時臬同事罰蔽殷彝為句義刑義殺勿庸以即為句

彝常也法也義之言宜也女陳是法以從事於罰斷以殷
 之常法雖宜刑宜殺勿庸以卽刑殺女惟曰未有順導民
 之事言當先教後罰也段玉裁曰王肅私定家語始誅篇
 引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慎事注曰庸
 用也卽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
 文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據
 此注文則引經慎字亦當同荀卿作順轉寫之譌也順遜義
 同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尙書五品
 曰未不訓古文尙書作不遜訓其本字遜其假借字也荀卿王
 肅作卽尙書作次古音次同泰在第十二部如次室之女
 一作泰室之女小篆泰字古文作聖周禮巾車故書軟字

讀為泰皆其證王肅依傍荀卿荀卿之所據必非壁中本
 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疑與今文尙書合也喬樞謂家語
 引經文與荀子同而王肅之注則與偽孔傳誼合昔人疑
 孔傳出肅手偽作非無因也

熙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句朕德惟乃知

案偽孔傳本熙字作已段氏玉裁謂以大誥例之已今文
 皆當作熙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
 心為句若如偽孔傳以朕心屬下為誼則朕心朕德語似
 重複定六年左傳云大妣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據
 此可見康叔與周公一心故曰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
 我之德惟女知之此周公推心致誠欲康叔深念已訓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
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土分義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行如
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
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楊倞注曰
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也

案王鳴盛云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
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僞傳非也

孟子萬章篇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
不待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曰康誥尙
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於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
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

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

案說文支部云讞冒也从支昏聲周書曰散不畏死心部
云愍怨也从心愍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愍此皆古文尙書
也然則孟子書所引康誥蓋與今文同邠卿註以讞爲殺
誼亦與古尙書說異當是用今文家之訓僞孔本無凡民
二字又不字作弗與古文今文皆不合矣王鳴盛曰孟子
引康誥此三句而申之曰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
庸以卽惟曰未有順事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
故不教而誅也

王曰封元惡大愍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有於弟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又寇榮傳榮上書曰如犯元惡大愆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潛夫論榮辱篇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佑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又述赦篇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風俗通皇霸篇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敎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案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謂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王鳴盛曰父不慈四句雖似隲括此經子弗祇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相濟刑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卽當繼以曰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段玉裁曰按左氏與於章帝時章帝此詔實用左氏也此隲括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大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在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彝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不相及者卽左氏刑不濫之說正其人之得罪金滕所云罪人斯得也

後漢書楊彪傳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與後漢書楊彪傳載孔融語文同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熙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案尚書正義云夏猶楷也言為模楷之常故夏為常也段
 玉裁曰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秸即楷字也地理志作
 夏皋陶謨夏擊鳴球明堂位作楷擊皆其比例喬樅謂正
 義此訓當是晉宋閒諸家集解所引漢儒尚書舊誼而正
 義採用之蓋三家今文之章句解詁也熙隸古定本作已
 以大誥例之今文當亦作熙又尚書正義引鄭注以訓人
 為師長攷禮記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
 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是庶子職主訓教
 子弟故曰訓人而鄭以師長釋之竊謂此三句當即承上
 父不慈子不祇而言有此不率常法者母即相及連坐惟
 庶子訓教之使歸於正亦所謂先教後罰之意也若於其

小臣諸節乃別有布施私恩要譽於民弗念弗用其訓教
 之道陷民於罪從而刑之以病其君是乃長民之惡惟我
 所深怨者女其速行此義率殺之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
 非德用父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擇

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
 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
 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
 之謂也

案荀子所引無乃裕民以下十字段玉裁曰此蓋隳括引

之或所據不與壁中本同也擇作擇古擇澤釋擇通用古
無擇字多用上三字爲之一人以擇擇卽擇也上文所謂
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

說苑君道篇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
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
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
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案虞芮之君見文王云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
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王鳴
盛曰尙書正義云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
威是也敬忌爲祗祗威威則擇人是庸庸矣謂擇得其人

一人已足致治也王說亦足以備一解

鹽鐵論取下篇曰文王作刑國無怨獄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於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
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於天

王哉於戲敬哉毋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
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殄

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儻德○徐廣曰儻
一作菲○索隱曰蘇林曰菲廢也本亦作儻儻敗也孔文祥

云菲薄也漢書作斐

褚少孫曰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侷德者勿使上

背德也

案此兩無字當本作毋故褚先生以勿字為訓也

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斐德○服虔曰

斐薄也○師古曰斐古匪字也匪非也

案此策文用今文尚書康誥語也段玉裁曰毋侷德疑亦

用康誥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等語今攷褚先

生曰無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侷非斐皆非正字其字

正作非說文非違也从飛省下翅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

非德為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為薄釋

為廢釋為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蜚易飛遯亦作肥遯

皆同音通用此不則蓋與無逸不則有衍同孔傳訓則為

法非是喬樅謂據漢書毋作斐德則知今文尚書勿作非

謀非彝勿字亦當作毋字也

王曰於戲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

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鄭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闕策曰烏呼念哉其朕之詔惟命不于

常○又曰保國又民可不敬與○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案此策文亦用今文尙書康誥語也索隱云按武帝策此
 三王皆自手製攷武帝時書惟有歐陽生則所據康誥乃
 歐陽尙書也春秋成公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
 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
 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訓誼竝同
 王若曰往哉封勿普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王曰案江聲云此讀當以勿普敬爲句典聽朕誥爲句酒誥末
 曰典聽朕誥正與此典聽朕誥文同皆是言終重丁寧之
 語以彼文況此自當讀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終

漢州張祥齡
太倉畢長慶校

